

赴远

眼前黑得很。续和躺在冰冷的床板上，动一下就周身疼，疼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，拉扯着，血疼，肉疼，筋疼，皮也疼，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疼。

或许正因为疼，续和才知道自己还活着，活在牢房里。

续和咬了下自己的舌尖，用力咬，咬出了血来，依然不疼，此处的疼被大疼隐盖住了。续和忍不住呻吟了几声，但随即咬住牙关，将铺天盖地的疼嚼碎了。

疼是刑具和掌控刑具的人留下的。续和记得清楚，在沉默中，他经历了滔天的痛苦。刑是上晚时间开始的，在一次次昏厥，又一次次被水浸醒后，续和说了唯一的一句话：“天亮了。”

大刑一夜，把天都疼亮了。施刑的人在愣怔中，放下了鞭子，续和像一条破棉絮样被扔进了不分昼夜的牢房。

“破被絮”是没人问的，续和在牢房里孤寂，漫天的孤寂。续和把前前后后的事想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是没留下任何破绽。续和是在销毁了所有文件和同志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后，泡了一杯绿茶，小口地啜饮几缕，坦然被捕的。

被捕、坐牢，续和经历过不止一次，加上这一次，三次了。第一次侥幸逃脱，第二次在受尽酷刑后，被同志们营救出来。一个人不能一辈子两次踏进一条河，续和竟三次。续和苦笑一声，苦笑声不大，却震落了牢房顶的蛛尘。

续和恢复得快，一算时间，踏进牢房二十天了。二十天里除了一次用刑审问，再也没人过问。敌人忘了吗？续和心里想。

续和的身份早暴露了，是挂了号的，一地共产党的要员，逮住了，许多人弹冠相庆，庆功会都开了好几次。

敌人认定续和不会开口，如若开口，第一次、第二次，还不竹筒倒豆子？

孤寂是件难熬的事，比疼痛还痛苦。续和心里有数，一场心理战开始了，就看谁熬过谁了吧！

敌人沉不住气了。第二十一日，敌人从牢房门的窗口扔进了一沓白纸，还有一支笔。续和明白，这是让他写呢。

续和的笔头子好着呢，曾化名写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当然都是宣传革命的。

纸和笔对续和充满了诱惑，他拿起来，写什么呢？写信吧，给母亲写，给妻子写。

时间大块地闲着，信写得长。写给母亲的信内容多是问

安，回忆些小时的事。写给妻子的信柔和，续和爱妻子，妻子也深爱续和。

牢房里的信是没私密性的，如是发在报纸上的文章，谁愿看谁就瞅上几眼。敌人是会研究的。

续和写信上瘾了，天天写，和母亲和妻子就有那么多的话要说。好几年了没见母亲和妻子了，憋了一肚子话。

写多了，续和又有想法，给信编了号，比如与妻信十五，与母亲信十六等。在写与母亲信二十时，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回信。

无疑这是敌人的阴谋。

续和从母亲娟秀的字迹上，闻到了母亲的体味，也看到了母亲心疼的颤抖，信上有泪渍，泪染在字里行间。

妻子的信也来了。妻子告诉续和，母亲是如何变卖家产，四处打点，在营救他。续和突然狂燥起来，营救得了吗？

难得有一天，续和没给母亲写信，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给妻子写信，写来写去，就围绕着两个字：赴远。续和告诉妻子，他要赴远方，意已绝，停止无意义的营救。

第二天，续和又正常了。先是给母亲写信，大约是写到童年的趣事，竟“呵呵”地笑了起来。续和家是大户，他在家可是四少爷呢。续和不做少爷，做革命者，这是续和家天大事，唯母亲默许。续和爱母亲，敬重母亲。

妻子来信了，告诉家中发生的事，五弟生了个儿子，哭声很是嘹亮。续和高兴，但又遗憾，妻子怎不写儿子？也可能妻子认为续和不配为父亲，儿子出生，续和只见过一面。

续和打破常规，给未见过面的侄子写信。想了半天，不知侄子的名字，抬头如何写？最终决定，写“赴远吾侄”，信扬扬洒洒，可这信侄能看懂，估计要是十年后的事了。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世界？续和向往，就把这向往写进去了。

写给侄子的信没有编号，给未来是无法编号的。

一沓纸写完了，给母亲、妻子的信编号到了八十五号，加上二十天的空白，续和在牢里已度过了一百零五天。

春天到了，敌人决定下毒手。

赴远的一天到了。续和整整衣襟，迈着大步走向刑场。续和招手，对行刑的人说：纸笔。

行刑的人略迟疑，有人摸了摸口袋，掏出烟卷。烟盒里尚有一棵烟，他点着了，将空烟盒递给续和。

续和平展烟盒写下：教育吾儿，继承我志，勿告母亲，代我收尸。想了想，又添上一

行字：与妻信之八十六。

枪声响了，血汨汨流，正是红花开时，花一路向前开，挣动着赴远。

杀手

老贵，精瘦、干巴，是远近闻名的杀手。杀手好听的，实际上是个杀猪的，猪屠夫。杀手有侠义之褒，至少是中性的。

老贵杀猪，杀得精当，一头百斤大猪，他一手拽尾，一手抓腿，刀咬在口中，猪放倒在长条凳上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把尖刀已直奔猪的喉管，猪哼上两声，血迸出，伸伸腿一会就没了。

老贵精瘦，却是一把劲，一把对付猪的劲。劲怎么来的？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，吃猪板油吃的。猪放倒，去毛开膛，老贵干的第一件事是从猪肚子里割块猪板油，拳头般大小，扔进口中，嚼得满嘴流油，吓得一旁看热闹的人干呕。

方圆几十里，猪屠夫老贵是唯一的，猪本就养得不多，猪屠夫多了，哪来的猪杀。这样吧，少了老贵，还真得吃带毛的猪。

杀猪是小事，过年杀头猪，一地界有肉味。办个红白喜事，家境好的杀猪，这猪是早预备了的，养了些日子。

日子不好过，猪还是有杀的，老贵没因此闲下来，常见他挑着杀猪工具在窄窄的田埂上匆匆忙忙地行走。工具不外乎是明晃晃的刀们，比如尖刀、砍刀、劈骨刀，还有一个大桶，腰子形，用来烫猪的。烫猪桶用处多，可当小舟在水里划，也可放满了水泡澡，如然年成好，还可以用来屯粮。

老贵惜乎刀，刀是他吃饭的家伙，当老婆样惜乎。可惜老贵没老婆，光棍一条，平时搂着刀睡觉。桶是可以借的，泡个澡之类，当小舟用，只要不去外杀猪，只管抬了去。

老贵不懒，田里的活干完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磨刀，尤其是放血的尖刀，有时间就磨，磨得薄如纸，锋利得眼睛看去，目光就齐齐断了。

左邻右舍，常被老贵的磨刀声惊扰，心慌慌地跳，事实上还有层担忧，怕老贵和他们动手，刀下无情。

可老贵的刀从不指向人，杀猪是谋生手段，他对杀生心中也拒绝，不外乎混口饭吃。老贵杀猪，讲义气。一是动作快，猪少受罪。再一工钱收得少，事毕连杀猪饭都不吃，为什么？不吃了团猪油了吗！以为工钱攒下了是为娶老婆，也不是。哥哥死了，留下妻子和拎耳朵不知叫唤的侄子，长嫂如母，工钱贴给妻子和侄子生活了。有人讲闲话，老贵把杀猪刀抖抖，光影乱了，再不敢说。

二先生是最早称老贵为杀手的，不为别的，敬嫂如母，待子侄为亲生，喊猪屠夫，有点讲不过去。一地人就跟着喊，杀手代替了猪屠夫。老贵也乐意，杀手比杀猪的文气，好听。

老贵的猪没杀安稳，小日本鬼子先侵占了县城，接着下乡扫荡，坏事做得足足的。命都保不住了，哪来的猪杀。

没猪杀，老贵仍是磨刀，刀不磨生锈，真有猪杀，刀不中用怎办？

出了大事。老贵在一次进山杀猪，耽搁了几天回来，日本鬼子屠了村。村子里一地的尸首，惊得老贵一屁股蹬在地上起不来。疯了样向家跑，妻子和侄子都躺在血泊中。

房子烧了，妻子、侄子没了，家毁了。

老贵的牙咬碎了，还是操起了刀，在门前的大青石上，磨呀磨，只是用的刀度更大。

老贵金盆洗手，不再杀猪。老贵幽灵样出没，半夜出门，天刚亮时悄悄回村子。村里人稀少了，偶尔碰见，也是头一低避过去。

碰见的人在村子里咬耳朵，老贵说不杀猪是假的，清早看到他提着刀回家，刀明晃晃的，只是没挑着烫猪桶。

传言传得邪乎。县城里的小鬼子，好几个被抹了脖子，刀口线样的细，只见刀口不见血流，血都流肚里去了，刀口太细，血流不出来。好刀法，好刀法，好解恨。

村里人开始用异样的目光看老贵，老贵没事样，仍是把刀磨得锋利。

二先生找上门来，对着老贵翘大拇指：好小子，杀手。老贵磨着刀不抬头：杀猪！杀和猪两个字都咬得紧。二先生不迭地说：是杀猪，是杀猪啊。二先生退着步离开老贵，还揖了揖手，老贵没看到。

当清晨枪声响起时，村里人发现，老贵被日本鬼子包围在坟地上。老贵提着杀猪尖刀，刀上有血，滴滴的。

老贵又闯县城，得了手，两个日本鬼子毙于刀下。之后就是鬼子一路追击，老贵陷于了包围之中。

想抓活的！老贵提起了手中尖刀，就要向脖子上抹。

“慢着，慢着！”二先生等赶到了。“杀手，受老朽一拜！”老贵冷笑：“杀猪的。”忽又对天大笑，刀影一闪，血从脖子里迸溅而出，打湿了还是新鲜的坟包。

二先生作主，厚葬了二贵。碑该如何立，二先生踟蹰再三，最后落笔：杀手义士杀猪者二贵之墓。

老贵精瘦，杀猪，血溅坟土，时年三十。

月光城 小说

小小说二题

张建春

